

黛咪咪 著

陪嫁丫鬟

III

一场繁华一场梦，空落百花愁无尽。仙山琼阁藏春意，碧水轻帆显真情。时光荏苒，真情不悔，爱无边，情无涯。任沧海桑田变迁，留无尽真爱在人间。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陪嫁丫

III

黛咪咪 著

长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陪嫁丫鬟Ⅲ/黛咪咪 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9. 5

ISBN 978 - 7 - 5633 - 8377 - 1

I. 陪… II. 黛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48706 号

策 划:郑纳新 责任编辑:杨丽萍
装帧设计:孙豫苏 总 监 制:郑纳新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1)
(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)

出版人:何林夏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 - 55395790 - 103/168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东段 邮政编码:276017)

开本:960mm × 1 380mm 1/32

印张:8.25 字数:200 千字

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电话:(0539)2925659

劫难

那牵手偕老的永恒誓言，是否能保持彼此心中亘古不变的爱？

在重重的误解后，耶律清对紫嫣更是疼爱不已，生怕她受到一点的委屈。他们已经和皇帝谈好了，再过半年，便举家迁往江南的太湖。耶律清已经在那里置好了田地，这次去江南又特意视察了一下在那里的生意和地产。

“紫嫣，看看为夫的给你带来的是什么？”刚下马，耶律清双手放在了背后，笑得一脸神秘。一张俊逸的脸上荡漾着满满的疼宠。

“什么？难道是……”紫嫣想到如果真是那件礼物的话，简直太不可思议了。

“是什么？”他的眼睛朝她眨了眨，“猜不出来，就亲为夫的一口。”耶律清指了指自己的脸庞，示意紫嫣乖乖认输。

“如意师傅的绣品。”虽然不相信耶律清真能拿到如意师傅的绣品，但是紫嫣还是大胆猜测着。

“不对，你得亲亲为夫了。”耶律清示意紫嫣赶紧承认错误。其实也是差不多啦，手上的礼物可是他拉下脸面为她求来的。而如意那个江南的绣艺大师，他的一件绣品，高达几万两银子，甚至更高。他的每一幅绣品都是值得珍藏的顶级画卷。

“娘亲，娘亲，爹爹手上拿着画册。”耶律清身后钻出两颗小脑袋，约摸四五岁的模样，男孩气宇不凡，身上的那股霸气令人生畏，和他爹爹简直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女孩清丽绝艳，身上有一股灵气，继承了紫嫣的美貌和傲然之气。童言童语泄露了他身后的秘密。

自从紫嫣在四年前生下了一对龙凤胎后，耶律清便不再允许她怀孕了。他受不起那样的惊吓，当年紫嫣产下耶律云翔和耶律云烟后，昏睡了整整三



天。他吓得守在床前不眠不休整整三天三夜。从此后他就落下了心结，便害怕紫嫣有一天会离自己而去。

“画册。”紫嫣脸上绽出了笑容，轻浅如荷塘中轻曳的碧叶荷花，让人不由微醉其中。

“紫嫣，你笑了，真美。”耶律清不由自主地扬起笑容，脸上的沉沦是那么明显。他贪婪地看着紫嫣的笑靥，回到契丹几年，实际上他一直在管理着南城的那些汉人和各族的商人。回家和紫嫣团聚的日子屈指可数，所以他一向很珍惜两人在一起的时光。

“爹爹羞羞，爹爹羞羞。”两个龙凤胎在他后面做着鬼脸，笑话自己爹爹不害羞。

“爹爹都几个月没见到你娘亲了，当然要想她了。”耶律清毫不避讳自己的一对儿女。拿出手上的礼物，轻轻拥着紫嫣入怀。

“是如意大师的绣册！”紫嫣打开了手上的东西，眼睛乍然一亮。双眸中的兴奋在顷刻间被点燃了。

“怎么，不感谢为夫的为你求来他的手迹吗？”耶律清的深眸含笑锁住了紫嫣的笑靥，他就知道他的爱妻会是这副娇憨的模样的。

“夫君。”紫嫣的脸颊顿时绯红万顷，染上粉色的桃腮，美艳如花。紫嫣高兴极了，她明白能得到如意大师的绣册该是多么的不容易。

看着那边耶律清和一对龙凤胎在嬉戏玩耍，紫嫣满足而贪婪地凝视着他们。他们是她冷紫嫣这辈子最亲的亲人，是她这么多年一直渴望的幸福。她知道耶律清这次去江南的目的，还有半年了，在江南那个吴侬软语的水的天堂，那个秀美如画的地方，他已经为他们购置好了田地，他们要去那里过她一直向往的生活。在这里虽然没有人可以欺负她，但是她总觉得不是自己最终驻留的地方。

“紫嫣，明天我要去南城，你要不要跟我去？”耶律清终于把一对缠人的小家伙送到了雅丽的手上，用眼神示意她带着孩子离开。

“我不去了，南城那么多的事务要管理，去了反倒会打搅到你。”紫嫣体贴地用散发着淡淡香味的手巾，为他擦拭着额头滚落的汗珠。这个男人，是

她冷紫嫣的夫，是她的依靠。他的温柔只有在她面前才会展现，在别人眼前，他依旧是那个冷酷无情的南苑大王。

夜色渐暗，吃过晚饭，原本想要和夫人好好温存的耶律清，却接到了意外的紧急消息，必须前去南城。看着手上的紧急信函，他左右为难。他是多么不愿意离开紫嫣，都说小别胜新婚，他也想好好疼自己的妻子。

“你才回来都没有休息，就又要前去南城，又不是钢铁打的。”紫嫣稍有微词，她是心疼自己的夫君。前去江南三个月，才回到南苑，就又要处理事务。

“等我回来，明天一早我就赶回来。”知道紫嫣有些不愿他前去处理南城的紧急事务，耶律清不以为意地笑了笑，这个紫嫣倒是越来越粘人了，他喜欢这样的紫嫣，亲密无间的爱，就像浓得化不开的醇酒，品在心间都是醉人的甜蜜。

一阵马蹄的疾驰声在空寂的道路上渐行渐远，看着消失在夜风中的高大颀长的背影，紫嫣的心里一阵怅然若失，她需要夫君的爱抚，离开这么久，他难道不知道她心里有多么思念他吗？

“夫人休息吧，少爷和小姐都由奶妈带去休息了。”小琴为紫嫣披上了一件斗篷。

睡在房里，紫嫣忽然被一股滚滚的浓烟呛醒了。浓烟中一个蒙面男子的身影出现在她眼前。“你是谁？”紫嫣问道。

外面哭天喊地的声音响彻云霄。“夫人！夫人！”“娘亲！娘亲！”大门口传来一声声的呼喊。听到外面孩子的哭声，紫嫣知道孩子没事，心头略微放松了些。

“我是谁？我是来送你见阎王爷的。”男子的声音阴沉沉的，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动手。

“杀我！为什么？”一阵火光照亮了紫嫣的眼睛。男子似乎改变了主意，忽然出手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点了她的穴位。

“为什么！为什么！老天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”大火毁尽了南苑的一



切,到处都是断壁残垣。耶律清彻夜赶回来,看到的是几具烧焦的尸首摆放在院子里。两个孩子哭泣着睡在了奶妈和雅丽的怀里。

“王,是我们无能。”府里的一群仆妇丫鬟及所有人,都跪在了地上。夫人平时对大家的好,谁又忘了的。

“王……”萧凡知道自己的王有多么的痛苦,才短短一夜,南苑就变了样。恩爱的夫人变成了一具焦尸,这如何让他受得了。

碎心

“不,紫嫣,紫嫣,你怎能忍心丢下我。”他对着夜空狂呼着,近乎疯狂的神情令人心痛。那悲痛欲绝的呼喊响彻云霄,久久回荡在院子里。

“王,你先吃点吧。”雅丽亲自端着晚膳走进了南苑的小别院里,这里虽然小,但是至少可以暂时安身。

“拿下去吧,我不想吃。雅丽,两个孩子你多照看着。”短短两天,耶律清已经消瘦了不少,那原本俊朗的脸上,憔悴得只剩下线条分明的轮廓了。

“王,为了少爷和小姐,你应该吃点才行。”知道耶律清的伤心,雅丽无能为力。谁不知道王对夫人的爱。

“端下去吧,给我泡壶茶来。”耶律清看着桌上摊开的一幅幅紫嫣的画像,心痛如绞。泪水滴落在了那精美的画卷上,慢慢地晕淡开去。

从没见过王这样脆弱的样子,雅丽悄悄地退了出去。返身又轻轻地关上了大门,她知道现在任何人都不该打搅王。

“紫嫣,你如何忍心把为夫和一双儿女留下,独自走了?”他闭上了眼睛,眼前全是他离去时,紫嫣不舍的神情。

“爹爹,爹爹。”大门被缓缓推开,两个还未涉人事的孩子,怯生生地探进了脑袋。这场大火把两个孩子也催熟了。

“你们来这里做什么?”看到两个幼儿,耶律清的心又不禁被揪疼了起

来，心尖上仿佛被人在用针挑着一般，疼着痛着却无法拔除。他也不想拔除，那里住着他最爱的妻子，只有在那里他才能感觉到她曾经的深深爱意。

“爹爹，萧叔叔让我们过来看你吃饭。”孩子稚气的脸上，闪烁着一丝惧意。

“你们出去吧，爹爹一会儿就吃。”看着孩子畏缩躲闪的眼神，他知道自己不能再这样了，为了孩子他必须坚强起来。

紫嫣从疼痛中缓缓睁开眼睛，看到四周堆满了柴草。一扇破旧的门板，挡住了从外面射进来的光线，只剩下丝丝缕缕的光，透过门缝照在了她的身上。

眼睛适应了这里的一切后，脑子里慢慢浮现出那晚的情景。她记得自己昏迷了，但是不知道自己被人挟持了。

门口传来一阵响动，破旧的柴门被人从外面打开，灿烂的阳光一下子泻了满地。背着光影，紫嫣眯了眯眼睛。从那团光影来看，她知道来到自己跟前的是个十来岁的小丫头。

“姑娘，我们主管让你起来吃点东西后，跟着我们干活。”小丫头声音中带着明显的颤抖。紫嫣不知道她在害怕什么，她这副样子，又能干什么。

紫嫣站起了身子，浑身酸痛，吃着小丫鬟送来的东西，拿眼神暗暗打量了一下她，这丫鬟长得也算清秀，只是眉宇间拢着一层胆怯和忧虑。

吃过饭，紫嫣跟着小丫鬟出来，小丫鬟把她带到了一间小得只能容纳两个人的小房间里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我总不能叫你小丫头吧？”紫嫣抬头凝视着正不安地拧着自己衣角的小丫鬟。

“我叫容宁。”容宁揉着自己的衣角，不敢抬头看眼前的女人。她的脸上黑不溜秋的，实在是不怎么好看，不过她喜欢闻她身上的淡淡香味。这种味道，在这么大的将军府上，她还是第一次闻到。

声音虽然不大，但是紫嫣还是听清楚了。“容宁，好名字呢。我叫冷紫嫣，以后你叫我紫嫣就行了。”紫嫣已经换好了丫鬟穿的粗布袍子，一头如丝



般的长发,已经绾在了脑后。

等她们在池水边开始洗衣服,紫嫣才明白为什么那个小丫鬟会那样小心翼翼了,那些大丫鬟并不把容宁放在眼里,时常指使她干这干那的,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。

看到溪水里倒映着自己乌黑的容貌,紫嫣心里忽然一惊,肯定是那天从火场被那个男人劫持出来时,脸上沾满了烟灰,不过这样能更好地保护自己。

“容宁,你这死丫头,还不赶紧把大夫人和二夫人的衣服洗好了。”丫鬟仆妇们都是人情,看得出紫嫣的高贵和冷傲,不敢指使她做,就拼命压榨容宁。

“容宁别哭,我跟你一起洗。”紫嫣安慰她说,把白皙柔嫩的手,伸到了溪水里。这几年耶律清一向把她保护得很好,除了皇族的那些贵妇们偶尔高价求她几幅绣品,耶律清基本上不让她做任何事情,把她简直疼到心坎上了。

溪水潺潺地流动着,紫嫣看到远处跑来一个孩子,恍惚中以为是自己的云翔,看到孩子跌倒了,她心痛异常。“云翔,当心了。”看到孩子后面跟着的人,她骤然清醒过来,那不是自己的孩儿。

悄悄把泪水擦干了,紫嫣又低头搓起了那些华丽的袍子。她默默地不再吭声,她是那么地想念那对惹人疼爱的孩儿,她是那么地思念那双含着深情的双眸。

“洗快点,太阳快要下山了,还在这里磨蹭!”身后一个肥胖的妇人,眼睛狠狠地瞪着紫嫣和容宁。容宁吓得脖子一缩,示意紫嫣赶紧做事。

月色渐渐暗淡,将军府的纱灯在风中摇曳着。借着灯光,紫嫣朝着后面的小门靠去,因为过于思念耶律清和两个孩子,她打算趁着黑夜把路途摸准了。容宁虽然跟她很要好,可是却不愿告诉她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。她必须靠自己才能离开这里。

“站住,你是哪房的丫鬟,竟然乱闯?”迎面过来一个男子,紫嫣知道已经来不及躲避了,干脆站在那里。

“对不起，奴婢是新来的洗衣的，出来如厕……走错路了。”紫嫣的头低垂着，声音越来越低。她知道不该找那样的借口的，但是没办法。

“哈哈，原来是新来的，难怪找不到回去的路了，你看从这里绕过去就可以找到了。”李苍然大笑着，为她指出了方向。

“谢谢。”紫嫣并不想问这人是什么来头，光看他的鲜亮衣着就知道此人的身份定然不可小瞧了。

长发飘然而过，那丝丝缕缕的淡雅清香沁入了李苍然的心里。他忽然凝眉，看向眼前的丫鬟。这女人身上有种不同于别的丫鬟的气质。还有那淡淡的味道，很能撩动人的心绪。

西夏将军府

李苍然是西夏的一个小王爷，是将军府的常客。今天来这里是与大将军谈论事情的，顺便小聚一下，白天酒喝得过多了，晚上便想着出来透透气，解解酒，没想到会碰到这样一个奇怪的女人。斑驳的光影中，他没有看清楚她的容貌，只是闻到了她离去时留在空气中，淡淡的清雅的味道，这就已经令他心浮气躁了。

“紫嫣姐姐你到哪里了，吓死我了。刚才大夫人发怒了，说我们洗得衣裳……被剪坏了。”容宁此刻正颤抖着双唇，连话都说不怎么清楚了。

“剪坏了，怎么可能？”紫嫣微微有点怔然，白天她是和容宁一起洗和晒的，衣服每一件都检查过并无破损。

“你们两个丫头出来！”肥胖的主管，忽然一脚踢开了本就破旧得摇摇欲坠的门。

响声惊吓着了容宁，她脸色苍白地躲到了紫嫣身后。“别怕。”紫嫣轻轻地拍了拍她的小手。容宁的手，粗糙不堪，明明是个小丫头，可是那手就像是一个历经沧桑的老妇人的手。



纱灯朦朦胧胧地摇晃着，诡异得令人胆寒。两人被带到了一间大院子里，院子里此刻正是鲜花满院盛开。香气阵阵袭来，沁人心脾。

只是因为已是晚上，看不清楚到底开着什么花。“紫嫣姐姐。”容宁的小手紧紧地拽着紫嫣的衣角，不看都知道她到底有多紧张了。

“没事的。”紫嫣拍拍她冰冷的小手，低声安慰着。

走廊、门庭前不时有提着纱灯走过的丫鬟和侍卫。纱灯里的火星，忽明忽暗的，就像此刻紫嫣心中的担忧。

夜风微凉，如华的月色倾泻了一地。此刻两人早已站在外面，虽然已经是暮春时节了，但是夜晚的寒气依旧袭人。

“让她们进来。”肥胖的主管带头走了进去。

厅里亮如白昼，堂上坐着几个女子。“你们胆子不小，竟敢把大夫人和少爷的袍子用剪刀剪坏了。”厅里坐着的一位美貌如花的娇媚女子，忽然厉声喝道。

“文儿。”坐在堂前约摸三十多岁盘着发髻的女子，微微皱了一下眉头，显然是在嫌弃说话女孩的粗鲁。

“大娘，文儿是为你和大哥抱不平吗？”文儿嘟着嘴撒娇道。

“其实事情也不至于像你们想的那样，就算容宁是三夫人的人，她也没有那胆子剪坏我和少爷的袍子，是不是容宁？”堂上的夫人忽而微微一笑，看似温柔慈祥，实则威胁探寻。

“大夫人，奴婢不敢，真的不是奴婢做的。”容宁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，脸色异常的苍白。

紫嫣皱了皱眉头，虽然她到现在也没有摸清楚到底自己在哪儿，但是要她下跪，恐怕谁也做不到。

“你怎么不跪？”忽然一杯温热的茶水迎面泼来。知道再要躲避已经来不及，紫嫣赶紧低下了头。

“我为什么要跪？你们还没有资格。”用衣袖擦拭了一下自己的脸庞，紫嫣倔强地回道。

“哼，什么奴才胆子这么大？”那个叫文儿的少女咄咄逼人，拍着桌子站

了起来。

“不就几件袍子吗？我能帮你们修补得比原来更漂亮。”紫嫣的声音不卑不亢，但是却让这些女人吃惊。谁都知道文儿是二夫人生，是将军唯一的一个女儿，平时都可以宠上天去。最近又要和小王爷定亲了，人人都不敢得罪她。这女人也不知道什么来历，胆子竟然这么大。

“你能修补得比原来还要漂亮？”大夫人孟青忽然来了兴致，声音也不由得提高了许多。这个孟青能骑善射，但是唯独不善女红，她最佩服的就是那些中原的绣娘，凭着小小一根绣花针，能把那些美丽的景物活灵活现地绣在衣物上。

“是，女红对我来说如家常便饭一般的应手。”紫嫣依旧低着头，她知道此刻她脸上的烟灰肯定已经被擦干净了。

“你们散了吧，我要看看这个绣娘的手艺到底如何。嬷嬷把她暂时先安排在我的客院。”谁都知道孟青对绣娘的尊重，大家听到吩咐，自然知道今晚没戏可看了。

“你过来，抬起头来。”紫嫣要退下时孟青叫住了她。

紫嫣微微地抬头，与堂上的女子四目相交。“果然是个绝色美人。”孟青微微一抽气，刚才这人进来，她就发觉有异，故意泼了一杯茶水在她脸上。

“你叫紫嫣？”孟青站在紫嫣跟前，细细地打量着她。虽然一身的粗布衣裳，但是丝毫不能掩饰她的绝色美貌。

“你不是我们府上的丫鬟。”孟青再次细看紫嫣，越发的赞叹不已，这女子有着令人神魂颠倒的美貌。那明眸善睐，肌肤赛雪，浅低眉间，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万种风情，连同为女子的她都不禁心荡神驰，不知道有没有男人抗拒得了这样的美色。

“我知道你是哪里来的了，你是子涛寄存在这里的女人。”忽然孟青抚额，恍然大悟。可是她怎么又做起了她家的丫鬟来了呢。估计主管不愿让她吃闲饭，才差使她干活的吧。想想自家府上的主管确实是那种人，她不禁一阵苦笑。

寄存的女人，紫嫣真是哭笑不得，她竟然成了东西了，随意可以寄存。



估计掳她来的男人暂时有事离开，才把她扔在这里的吧。那个主管可能觉得她在浪费他们家的粮食，才让她干活的。

了解了这些后，孟青吩咐主管好生照应紫嫣，紫嫣跟随主管到了客院。

听着那个胖主管唠唠叨叨的，紫嫣才知道自己真的没猜错。他当时觉得把她扔在那里，实在浪费了，就硬让她出来帮着洗衣裳。想想在南苑，耶律清都恨不得把自己捧在手心了。反观现在，她不禁苦笑出声，简直一个天一个地。虽然她也曾经是粗使丫鬟，但是毕竟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干过粗使活计了。今天整整洗了一天的衣衫，她都累得快趴下了。

这间小客房很是雅致，虽然并不是很大但是却很舒爽，令人有种安心的感觉。一张不大的床，一面铜镜，再就是几盆当季的花卉，散发着淡淡的香味。

紫嫣洗过脸，穿上了小丫鬟拿来的袍子。当小丫鬟看到紫嫣的容颜时，吃惊得张着嘴巴，半天没合拢。

“跟夫人回话，就说明天让她把东西拿来，我会帮她修补完好的。”紫嫣说着，梳理着一头的黑发，发丝轻柔丝滑得仿若上好的云缎。

搜 寻

翌日，当晨光微露时，紫嫣便起了床。自己梳理好了长发，用一根发钗把长发松松地绾在了脑后。她并不善于绾发，在契丹时因为耶律清不喜欢她绾发，所以她的长发一年四季都流泻在腰间。这长发绾上却又自己掉了下来，绾了几次后，她就放弃了。

客院的门被轻轻地叩响，紫嫣知道是早起的丫鬟们已经开始忙碌了。“姑娘，你不用出去了。”大夫人派来侍候的丫鬟推开了门，轻轻地礼貌而戒备地说道。

“时间还早，我帮容宁一起洗衣裳吧，那么多，她一个人洗不掉。”脑海里

忽然浮现出那张怯生生的苍白小脸，紫嫣的心一阵抽痛。那个小姑娘，也不知道得罪了什么人，这府里竟然没一个人愿意帮她，也真够可怜的。

“姑娘，容宁的事情你最好不要管。”小丫鬟比容宁的胆子显然要大很多，说话的口气也强硬些。

“我想问一下，我这是在哪里？你们府上为何有人说西夏语又有人说汉语？”紫嫣把自己心里的问题问了出来。

“姑娘不知道这里是天王将军府？这里自然有汉人和西夏人。”小丫鬟显然一时无法消化紫嫣竟然不知道这里是哪里这个问题，显得有点大惊小怪地说道。

这天王将军府紫嫣没有听过，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。只要知道是在哪里就好办了，听丫鬟的口气，她现在八成在西夏。心里稍稍有了底，便也乖巧地不再询问。

她住的小院并不大，也就两间厢房。院子里种满了花草，看来这位大夫人虽然不善于女红，但是对于花草好像是满在行的。

“姑娘，大夫人请你去她那里。”门前一个身着青衣的女子，恭敬地弯腰。在抬头看到紫嫣的那一刹那，竟然微微失神。

“姑娘，请领路。”紫嫣淡淡一笑，“姑娘，可否领路？”

“啊！姑娘请。”青衣丫鬟终于回了神思，腼腆地扯唇笑了笑，以掩饰自己的失礼。

“将军，您看苍然什么时候适宜下聘？”左边的回廊里，小王爷李苍然与将军李断水正边走边讨论下聘的日期。他的父亲大人既然已经同李将军谈好了亲事，他也没有任何意见。对于他来说娶一个女子在家生养孩子，也是好事。毕竟也二十有八了，终身大事似乎确实不宜再耽搁了。

“姑娘，你看那位就是我们将军。”小丫鬟看到走廊里的两个高大的身影，停顿了一下脚步，轻声地告诉紫嫣。

紫嫣回眸，却正对上了李苍然惊慕的眼神。她微微施了一礼，匆忙跟上小丫鬟已然匆匆离去脚步。

看着那身着粗布青衣的窈窕身姿渐渐消失在眼前，李苍然忽然就失了



神,那仿如花中仙子的女子,难道是真实的。惊鸿一瞥,却已经掠去了他的神魂,茫茫然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了。

“小王爷,你在看什么?”李断水有些不解,好好地走着路,这未来的女婿怎么就没了神,失了魂。

“将军说到哪里了? 苍然失神了,抱歉。”李苍然脸竟然微红,他刚才与那女子只是眼光稍一接触,便心如擂鼓,狂跳不已。似乎差点就按耐不住想要前去询问她的名字,她的身世了。

“将军,你们府上最近招了新的丫鬟?”似乎是随口问的,其实刚才她身上的那身青衣告诉了他,她只是个奴婢。

“怎么,小王爷看上我府上的丫鬟了。等吃过午膳,我就召集起来,看你喜欢的哪个丫鬟就送与你了。”李断水明了男人的心思,巴结着小王爷总是好事。反正女儿嫁过去是正妻,送个丫鬟给他,也算是讨好了他。

李苍然心下微喜,脸上却淡淡然看不出什么来。他的心魂早就系在刚才一刹那的目光接触上了。

“你看,你有把握把这些花草绣在这撕破的袍子上吗?”大夫人孟青手上拿着一幅幅精美的花草画。

“夫人放心,这些东西只要三天,紫嫣定然把它交给夫人。如果到时候不满意,要杀要剐就任由夫人处置了。”看着那些花花草草,紫嫣的手又开始痒痒了,她喜欢这样的挑战。在剪破的袍子上绣上这些东西,确实需要高超的绣技才行。

吃过了晌午饭,院子里挤满了丫鬟甚至连仆妇也都集合了起来。李苍然的眉头凝得紧紧的。

看到李苍然那样的神情,李断水知道他想要的人不在里面。

“夫人,可有新招的丫鬟没到场的?”他悄悄拉了下大夫人孟青的袍子问道。

“没有,我们府上已经好久没有招新丫鬟了。所有的丫鬟都在这里,将军召集这些下人来这里可有事?”孟青虽是女人,倒是自有一股豪气。说话自是开门见山,直来直去的。

紫色的袍子迎风飘逸，腰间镏金镶玉的腰带在阳光下闪着灼人的光彩。他的薄唇紧紧抿着，犀利渴望的眼神，来回在人群中搜索着。空气有点沉闷，院子中的丫鬟仆妇们都紧张地低着头，不知道这小王爷到底在寻找什么。

“将军，让她们散了吧。”他颓然地敛下了眉，似乎在想着什么，表情有些令人捉摸不透。

“散了吧，都去干活。”大夫人孟青，一挥手让丫鬟仆妇们散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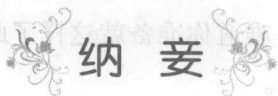
“请问将军夫人，最近府上可有亲眷借住着？”李苍然忽然出声，喊住了转身要离去的孟青。

“小王爷，愚妇不知道小王爷在寻找什么人，但是我将军府所有人等都已经唤来了，是否把那些男丁再唤来让小王爷过目。”孟青神色有些微怒，虽然他是皇族，但这里毕竟也是将军府。

“夫人误会了，是我要送丫鬟给小王爷。”李断水知道自己这个大夫人的泼辣，赶紧出来打着圆场。

“你要送，便送吧，反正所有人都在这里了。除了你的一个女儿还有两个妾没到场外，其余都看过了。”孟青撂下话，转身就走。

听到孟青的话，李苍然心里微微有点失望。难道是自己看错了，可是那样的一瞥，那样清丽的眼神，就算如火光一闪，也已经深深烙在他心底，怎么会看错。



契丹南苑书房里，耶律清一遍遍地抚摸着放在桌上的紫嫣的画像。她去世已经那么多天了，那具烧焦的骨架被他厚葬了。埋葬的不光是那具焦尸，同时也把他所有的爱意深深埋了进去。多少次他都不愿承认紫嫣已经离去的事实，看着那张雕花的花梨木大床，他的心就被紧紧地揪住了。他不



敢再回早已修复一新的寝室,不敢再看紫嫣曾经睡过的床铺,不敢再去想念她。他怕自己会疯,会没有活下去的勇气。怕那些会撩起他无边无际的相思和眷恋,会让他从此沉浸在那些对往事的回忆中再也无力挣脱出来。

“王,晚膳来了。”雅丽尽量地放低声音,怕打搅了王的思念。她知道自从紫嫣死后,王把全部的精神都放在了南城的管理上。

“放着吧,那两个小家伙可有淘气?”收回深思,耶律清淡淡地问道。他还有两个孩子,那是他们的孩子,他怎能不去关心他们。

“少爷和小姐已经有奶妈哄着睡了。”

“你下去吧,我不用侍候了。”他的眸子始终都没有移开紫嫣的画像。他也是俗人啊!对于紫嫣的爱深得已经无法自拔,可是为了孩子他必须要坚强。明天皇上要他进宫,他心里多少知道一点他要他去的原因。是因为萧素素,她已经去皇后那里闹了好几次了,要不是因为紫嫣才去世,恐怕她早已搬进南苑了。现在的南苑虽然由雅丽暂时代管着,但毕竟她不是女主人,南苑需要一个女主人来管理。

翌日,天竟然下起了雨来。这里原本春天雨水并不多见,今天竟然飘起了细雨。蒙蒙的细雨笼罩着大地,一身黑紫袍子的他依旧气势强悍。只是可能因为这细雨的缘故,一再地让他想起紫嫣的点点滴滴。

“皇上,你不是找我来喝茶聊天的吧。有事就说吧,臣听着呢。”耶律清的脸上一片淡然,消瘦的脸颊,倒为他又增添了几分沉稳的气息。让远处偷偷窥视的萧雨儿,眼神中多了几分欣赏和爱慕。

“爱卿,朕痛失义妹也不比你好受。但是你是我们契丹的第一勇士,是契丹文武双全的南苑大王,难道你准备就这样了此一生吗?”皇帝的话说得并不露骨,希望他自己揣摩。

“你想为我安排什么样的女人都行,除了萧素素。但是不管任何女人入我南苑都只能是妾,我只要她管理南苑带好两个孩子。也许这辈子我都无法给她爱了。”他深邃的眸子,微微一扫躲在假山后一闪而过的娇俏身影,那飘逸的裙裾告诉他,有人在偷偷窥视这里。如果没有经过皇帝的允许谁有那么大的胆子,敢在皇宫里偷窥。